



飘花令

(台湾) 卧龙生  
(一)

海峡文艺出版社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893068

# 飘花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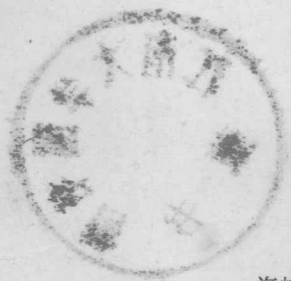
(台湾) 卧龙生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1380008

(闽)新登字 05 号



飘花令

(共 六 册)

(台湾)卧龙生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 印张 147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0534—610—0

---

I·504 定价: 54.80 元

## 内 容 简 介

天下第一大侠慕容长青行侠三十年，誉满天下，为黑白道的武林人物所崇敬。然而，一个风高月黑之夜，慕容长青为一群不明身分的人所害，江州慕容府数百人死于非命。同时，一个神秘的杀人组织“三圣门”却崛起于江湖。

为了查明真相，捉拿凶手，慕容长青的四位金兰兄弟：紫云宫主冷手夺魂李云彪潜入“三圣门”组织，却不知所终；中州一剑申子轩毁容潜伏江州二十年，明察暗访，却迄无所获；金笔书生雷化方亡命江湖，所邀集的天下武林英雄，尽数为“三圣门”所杀；九如大师避处穷方二十年，抚养慕容长青遗孤慕容云笙，到头来，却不知他的身分是否有伪。

此时，慕容公子出道江湖、为报父仇的消息已传遍武林，震动了三圣门。一时疑云密布，魔影重重，三圣门侦骑于道，杀手四出，擒杀慕容云笙及慕容长青的四兄弟。

慕容云笙侠肝义胆，虽身分为四位叔父所疑，但他仍愿为天下武林道伸张正义而冒险犯难。他意外地获得慕容长青的剑谱、拳经，又结识了秀色无双的飘花令主杨凤吟和机诈百出的女儿帮帮主郭雪君。

他们易容改装，深入三圣门总坛，寻找真凶。然而险象迭起，不测环生，终为武功震古烁今的三圣门大圣主康无双擒获。然而康无双为杨凤吟美色所迷，应允杨凤吟婚嫁的条件，释放慕容云笙和郭雪君。此事为怀有夺权野心的二、三圣主所知，于是三圣堂内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搏斗。

慕容云笙、康无双等人出逃总坛，夜探地下石城，竟意外

得知慕容长青未死，他乃是三圣门的始作俑者，天下武林豪杰为之震惊：誉满天下的一代大侠，竟是一绝后的大奸雄。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决斗拉开了帷幕。慕容、笙、杨凤吟的身世也随之揭晓……

本书情节曲折、悬念环生，可读性极强，为卧龙生的一部力作。请读者勿失之交臂。







# 目 录

|       |            |       |
|-------|------------|-------|
| 第 一 章 | 冷月青冢.....  | (1)   |
| 第 二 章 | 冷手夺魂 ..... | (35)  |
| 第 三 章 | 愁云惨雾 ..... | (66)  |
| 第 四 章 | 斗室风波 ..... | (98)  |
| 第 五 章 | 遗孤之谜.....  | (129) |
| 第 六 章 | 惊涛骇浪.....  | (159) |
| 第 七 章 | 功亏一篑.....  | (187) |
| 第 八 章 | 仁义宽大.....  | (217) |
| 第 九 章 | 仗义解毒.....  | (247) |
| 第 十 章 | 蛛丝马迹.....  | (281) |
| 第十一章  | 卧虎藏龙.....  | (310) |



## 第一章 冷月青冢

一轮明月，高挂中天，清冷的月光，照着一座孤寂的青冢。

一个二十三四的青衣少年，孤独地缓缓行来，直到那青冢面前，凝目注视了一阵，突然撩起长衫，对着那青冢，恭恭敬敬地大拜三拜，喃喃低语，道：“老前辈仁德广被，身后竟然是这般凄凉，连一块墓碑也没有……”说到了伤心之处，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他掏出绢帕，揩拭了一下泪水，正待站起身子，夜风中，突然传来一阵凄凉的哭声。

青衣人疾快地站起身来，隐入青冢旁的荒草之中。

那哭声愈来愈近，片刻间已到了青冢前面。

月光下，只见来人穿着一身白衣，梳着一条长辫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她缓缓放下竹篮，取出鲜花素果，供在青冢前面，对着那青冢跪了下去，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那隐身在草丛之中的青衣少年，心中暗暗忖道：“这位墓中的前辈已过世了近二十年，这小姑娘看上去只不过十六七岁，墓中人死去之时，她还未出生人世，怎么和这位墓中人攀上关系呢？”

忖思之间，突闻一声冷笑传来，道：“又是你这小丫头。老夫已经三番四次劝告于你，不许再来此地莫拜这座荒坟，

怎的竟是不肯听从？今宵又被老夫抓到，不能再轻易放过你了。”

说话间，一位全身黑衣，背插单刀的老人，已如飞而至，站在那白衣少女的身后。

那隐在草丛中的青衣少年，抬眼打量来人，心中暗道：这小丫头既来奠拜墓中人，自然是有关联，今夜教我遇上岂能袖手不管？心念一转，暗中运气戒备，如若那老人出手擒那白衣姑娘，立刻出手拦阻。

那白衣少女停住哭声，举手理了一下鬓边散发，回眸望了那黑衣老人一眼，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就要走了，你就再饶我这一次吧！”她说得委婉动人，但神情间却是十分镇静，毫无慌乱之色。

那黑衣老人冷冷说道：“你可记得老夫已经饶你几次了？”

那白衣姑娘凝眸沉思了一阵，道：“这是第七次了。”

黑衣老人怒道：“再一再二，再三再四，你已连犯了七次之多。这次是万万不能饶你的了。”

那白衣姑娘摇摇头道：“你已经放过我六次，这一次不放也不行了。”

黑衣老人怒道：“为什么不行？”

白衣姑娘笑了笑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已经放了我六次，这次你如把我擒去见那马总管，我如说了实话，那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黑衣老人冷冷说道：“我虽放你六次，但每次都只有老夫和你两人知晓。哼哼，若有第三人在场，老夫也不放你了，你纵然说的实话，那马总管也不会相信。”

白衣姑娘道：“我如找出证人呢？难道那马总管也不肯相信么？”

黑衣老人似是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来，急道：“你怎么知道马总管？”

白衣姑娘道：“我不但知道马总管，而且还知道你们一共有七个人守这坟墓。”

那黑衣老人听得呆了一呆，道：“瞧不出你人小鬼大，竟是早已打听得清清楚楚了——”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这一个多月来，每当老夫值夜，就遇上你这丫头。看来你是常来此地了，定然也遇上过其他值夜的人了。”

白衣姑娘摇摇头道：“你们共七个人，而马总管不值班夜之责。我第一次来此拜墓就遇上了你，以后每隔五天来一次，自然次次都是你值夜了。”

那黑衣老人怒道：“这么说来，你是存心和老夫过不去了。”

白衣姑娘道：“那倒不是，只因你年纪大些，为人和蔼，每次都都不肯捉我，所以我才等到你值夜之时，来此拜墓。”

那黑衣老人久在江湖上走动，只因这白衣姑娘年纪幼小，嘴巴又甜，常常说得他不忍出手捉她，所以每次都放她而去，事情已过，也未放在心上。此刻见她言词犀利，不禁心中起了怀疑，当下说道：“老夫放了你六次，你可知老夫的名号么？”

白衣姑娘应道：“自然是知道了。”

黑衣老人道：“你说说看老夫何姓何名？”

白衣姑娘道：“你姓言双名大鹤，善施飞刀，绰号叫飞吉大鹤，对不对？”

那黑衣老人只听得呆了半晌，道：“是老夫告诉你了？”

白衣姑娘摇摇头道：“你几时告诉过我了？”

言大鹤道：“那你如何知道？”

白衣姑娘盈盈一笑道：“这有何难！你守这坟墓，已有数十年之久，左近方圆，谁不知道你言大鹤？”

言大鹤心中暗道：这丫头刁钻古怪，只怕也是武林中人，今夜是不能再放过她了。心念一转，高声说道：“小丫头，任你今夜舌灿莲花，说得天花乱坠，也非得捉住你不可。”

白衣姑娘道：“我已经再三说明，捉了我与你有害无益，你如一定要和我为难，那也没有法子的事了。”

言大鹤似是陡然间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说道：“你好像对这里的人人事事，都很熟悉，是吗？”

那白衣姑娘站起身子，答非所问地道：“老前辈，多谢你了，过了今宵，你想见我也见不着了。”提起竹篮子，转身就要离去。

言大鹤冷哼一声，道：“站住！你是束手就缚呢，还是要老夫动手？”

白衣姑娘摇摇头，道：“我不能束手就缚，你也不必动手。如果我说出了以前六次的经过，那马总管决不会放过你。”

言大鹤道：“每次相见，都只是你和老夫两人，到时老夫来一个不认帐，你口说无凭，也是枉然。”

白衣姑娘道：“哼，你不信吗？此刻就有人在暗中偷听咱们谈话。”

言大鹤目光一转，道：“那人现在何处？”

白衣姑娘伸手指着那青衣少年隐身的草丛说道：“你瞧瞧去吧。”

隐身在草丛中的青衣少年吃了一惊，暗道：好厉害的丫头，原来她早已知道我在此地了。

言大鹤心中半信半疑，瞧了那草丛一眼，喝道：“什么人，快请出来。”

哪知语声甫落，竟然由草丛中缓步走出一个青衣少年。

言大鹤心中一震，暗道：这小丫头竟然还预先在这里设下

伏兵。右手探入怀中摸出两把柳叶飞刀，暗扣在手中，冷冷说道：“阁下什么人？和这小丫头怎么称呼？”

青衣少年冷冷地打量了那言大鹤一眼，缓缓应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刘五成……”目光一掠那白衣姑娘，接道：“可在下和这位姑娘却是素不相识。”

言大鹤冷冷说道：“阁下可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

刘五成道：“一代仁侠慕容长青埋骨之处，可惜呀，可悲……”

言大鹤听得莫名所以，问道：“可惜什么？可悲什么？”

刘五成道：“可惜这一片龙脉虎穴的墓地，竟然一片荒凉，可悲这慕容长青的仁侠风范，死后竟落得如此凄凉，连凭吊之人，也不多见。想他在世之日，仁义广被，济人苦难，急人之急，如今那些人，好像都死光了一般……”

言大鹤冷冷接道：“近二十年来，在这片荒凉的墓地之中，慕容长青的青冢之前，已有三十六位武林人物授首，我瞧阁下该是第三十七位了。”

刘五成仰天哈哈笑道：“刘某如是害怕，那也不会来了。”

但闻那白衣姑娘接道：“两位慢慢谈吧，我要去了。”

银铃一般的娇脆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之中。言大鹤转头看时，那白衣姑娘已到了三丈开外，月光下，只见一线白影，去如流矢，眨眼之间，便消失在黑夜之中。

言大鹤望着那白衣姑娘去如流矢的身法，心头暗生骇然，忖道：这丫头好俊的轻功。

只听刘五成冷冷说道：“姓言的，在下也失陪了。”突然飞身一跃，向北跑去。

言大鹤回过头来，刘五成已跑出两丈开外，此人轻功，竟不在那白衣姑娘之下。

言大鹤一抖手，两把柳叶飞刀闪电般射出，分取刘五成背后两处大穴。

刘五成横里一闪，避开两把飞刀，跃入草丛之中不见。

这青冢四周，杂林环绕，野草及腰。言大鹤看那人躲避飞刀的身法很快，追之不及，只好停了下来。

且说刘五成，借林木草丛掩护，又绕回来路，向正南行去。

这时，月光清明，蓝天若洗，一阵阵夜风吹来，使人油生寒意，刘五成放腿疾行，片刻间已走出了四五里路，到了一处三岔路口。

只见那岔路口正中，站着一个手提竹篮，全身白衣的人，月光下衣袂飘飘，正是适才在慕容长青墓前所见的白衣姑娘。

刘五成停下脚步，还未来得及开口，那白衣姑娘已抢先说道：“刘五成你胆子很大，难道不怕死吗？”

刘五成听她口气托大，小小年纪却是一派老气横秋的样子，心中又奇又怒，强自忍下，缓缓说道：“姑娘小小年纪，说话怎的如此难听。”

那白衣姑娘冷笑一声，道：“言大鹤没有骗你，那青冢之前，已有三十六位武林人物授首。你今夜幸脱危难，是因为近几年来，无人再敢凭吊那座青冢，他们戒备疏忽，那言大鹤又为了颜面，不肯招呼同伴相助，才让你侥幸脱得此危。”

刘五成暗道：好啊！你这丫头，人小鬼大，竟然教训起我了。冷哼一声，道：“你既知那墓前凶险无比，为何自己要去呢？”

白衣姑娘道：“我自然不同的。”

刘五成心中大奇，怒气全消，微微一笑，道：“姑娘有何不同之处？”



白衣姑娘道：“别说他们捉我不住，纵然是真的捉住我，他们也不敢伤害于我。”

刘五成心中暗道：和这一个小姑娘纠缠不清，传扬于江湖之上，必将成为笑柄，不要和她扯了。身子一转，折向西方行去。

那白衣姑娘突然叹息一声，道：“你和那慕容长青有何关系？为什么要在坟上拜奠？”

刘五成道：“在下仰慕那慕容长青，钦敬他那侠义风范，故而去他墓前拜奠。”

白衣姑娘道：“你站住！”飞步追了上去。

她身法奇快，两个纵跃，已到了刘五成的身后，刘五成回身说道：“姑娘还有什么见教？”

白衣姑娘道：“看在你莫拜那青冢的分上，我是不能不救你了。”

刘五成呆了一呆，奇道：“救我？”

白衣姑娘道：“不错，你活不过明天日落时分，那青冢之前，又将多一个屈死的冤魂了！”

刘五成暗道：这丫头信口胡说，不用听她的了。

那白衣姑娘突然一晃双肩，拦在刘五成的前面，道：“我说的句句实言，你为什么不信？”

刘五成看她转身拦阻自己的身法，不但快速绝伦，而且奇奥异常，心中大是吃惊，口里却缓缓说道：“姑娘为什么一定要在下相信？”他心中轻敌之念，早已完全消去，说话时神态十分凝重。

白衣姑娘神情肃然说道：“因为你莫拜了那慕容大侠的坟墓。”

刘五成暗叫了一声惭愧，不再言语。

只听那白衣姑娘说道：“你知道这城中有一座城隍庙了。如若你受到伤害，还能行动，立刻赶到那城隍庙去；如是伤势很重，行动不易，那就设法派人找他去见你。”

刘五成道：“找什么人？”

白衣姑娘道：“一个讨厌的老叫化子。”

刘五成道：“这个，怎知他一定会去？”

白衣姑娘道：“如若没有我的信物，自然是不行了。”伸手从头上取下了一支玉簪，接道：“把这个交给他，他就会答应你一切所求。”伸手递了过来。

刘五成伸手接过玉簪，暗道：这丫头不知是何许人物？何许身份？这些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好姑妄听之，姑妄信之了。随即将玉簪放入怀中，道：“姑娘，如若在下用不到这玉簪，那该如何奉还？”

白衣姑娘道：“用得到。”转身缓步而去。

月光下，夜风中，只见她衣袂飘飘地逐渐远去。

刘五成呆呆地望着那白衣姑娘的背影出神良久，才转身而去，直回客栈。

到达客栈，已经是四更过后的时分。

想到夜来的际遇，那美丽娇小的姑娘，充满着一种莫可预测的神秘，竟是心潮起伏，难以守枕，直到天色破晓，才闭目睡去，醒来已经是将近中午时分了。

刘五成刚打开房门，店小二已急急行了进来，双手奉上一张大红书简，欠身道：“客爷好睡，贵友已经两度来催了，小的看客爷房门紧闭，睡得正甜，不敢惊扰，但客爷如是再不起来，小的不得不惊动你的。”

刘五成吃了一惊，伸手接过大红书简，问道：“来人有多大年纪，形貌如何？”

店小二道：“三十五六，瘦长身材。”

刘五成挥手说道：“知道了。”

店小二欠身一礼，退了出去。

刘五成启开大红书筒一看，里面原来是一张请帖，只见几行草楷，书写在请帖之上，道：昨宵蒙枉驾青冢，未能接风为憾，今日午时，浔阳楼为君洗尘，还望不吝一晤。下面画了一个太极圈，却未署名。

刘五成望着那请帖，出了一阵神，暗道：他们既然已知我宿住之地，不肯下手，反而奉帖相邀，不去不但示弱于他，而且行动恐已在他们监视之下了，不赴约亦是不行。

探首望望天色，已然午时，匆匆漱洗一下，算过店钱，直奔浔阳楼。

这浔阳楼乃江州最大的一家酒楼，面江耸立，极目帆波，风景极是优美，名酒佳肴，名动一时。

刘五成行到那浔阳酒楼之前，立时有一个身着天蓝长衫的大汉迎了上来，道：“刘兄才来吗？咱们候驾多时了。”

刘五成打量那蓝衫大汉一眼，却是素昧平生，从不相识，当下说道：“恕兄弟眼拙，兄台上姓？”

那蓝衫大汉道：“兄弟梁子安，无名小卒，刘兄自是不知道了。”

刘五成道：“原来是梁兄，兄弟久闻大名了。”

梁子安道：“咱们马总管候驾已久，刘兄请上楼坐吧。”

刘五成长长吸一口气，道：“有劳梁兄带路了。”

梁子安也不谦让，当先向前行去。

登上二楼，只见十座九空，除了靠窗处，坐着两个人外，整个的大酒楼，竟是不见别的酒客。

梁子安回顾了刘五成一眼，道：“咱们马总管为了欢迎刘